

子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書中

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又與吳質書一首

又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又與吳季重書一首

吳季重荅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首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善曰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薨周瑜魯肅諫權曰

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

來同事

漢也

阮元瑜

良曰魏志云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人也宏才卓逸不羣於俗曹公爲司空召爲軍謀祭酒轉丞相倉曹

屬初孫策與曹公俱事漢後孫氏割據江東稱吳王曹公與此書說以禍福令歸事漢孫權策之弟善曰魏志曰

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為司空召為軍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

章志曰陳

留人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善本有猶姻媾之義

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銑曰猶如也言姻媾之義亦如舊不移曹公以弟女配策之弟匡又

為子章取孫貴女言所以違異而恨者恨中間連事結好相知日淺旋即離絕矣善曰爾雅曰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

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孤懷此心君

子章取貴女皆禮辟策弟權又命楊州刺史嚴象舉茂才孤懷此心君

豈同哉濟曰孤曹公自稱每臨見古今所由改趣向日言人心所因緣

侵辱或起瑕釁善本作心忿氣善本作危用成大變翰曰因事緣

恥辱乃起瑕釁者心有怨忿心氣危勇用成大變變亂也謂下韓信若韓信傷心於失林定

彭寵積望於無異良曰韓信為楚王人告信反高祖乃徙為淮陰王信

因此遂反是傷心失楚也初光武以彭寵為漁陽太

守大將軍恃功高欲帝以殊禮待之及後見上上臨之與羣臣無異乃懷怨望遂反叛也 善曰漢書曰高祖徙信爲楚王後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

疾不朝由此日怨陳豨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已后太子范曄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倚爲北道主人寵謂至當延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旣不然所以失望也 盧

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 銑曰陳豨反高祖與綰俱

擊豨綰乃陰與豨通謀及豨敗事覺高祖召綰綰稱疾不行則是疑畏高祖已有嫌隙故爾淮南王英布聚兵謀反爲中大夫賁赫上書告之事旣漏洩布便發兵此皆事之緣情而爲之反也 善曰漢書曰上立盧綰爲燕王初上如邯

鄲擊陳豨燕王盧綰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於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以爲然迺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

具道所以爲者綰寤迺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連兵無波漢旣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謀豨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黥布爲淮南王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責

赫爲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王孤與將軍恩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

如骨肉

向曰將軍謂孫權也骨肉兄弟也

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

之恨

翰曰本州本朝也言權既授江南之地漢又不奪其國今不屬本朝以爲阻絕豈若高祖奪韓信之國捐弃舊懷以致於怨恨乎蓋自逆臣道

也淮陰韓信也

善曰揚州舊屬江南江南之地盡屬焉今魏徙揚州於壽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不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西壽春屬魏魏揚州刺

史鎮壽春捐舊或爲捐奪誤也

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方朱浮顯露之奏

濟曰遏絕寧宣及學也壽州刺史劉馥每請伐吳而曹公常遏絕不許蓋相厚之情崇也漁陽太守彭寵見光武有怨色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曰寵

恃功欲握手交歡今既不然故怨矣曹公自言與權相厚豈學朱浮明露進言於天子以論權非乎奏謂進言於天子善曰魏志曰劉馥字元穎沛國人也

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爲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爲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多買兵器不迎母寵遂反無匿張勝

貸他故之變

良曰張勝燕王盧綰之臣也高祖與綰擊陳豨陳豨求救於匈奴綰亦使張勝於匈奴求救勝至胡乃爲人所說曰公何

不令燕綰擊陳豨而與胡和得長有燕國勝以爲然乃令匈奴擊燕兵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殺勝勝還報綰前意綰乃許論他事以脫勝家屬此爲匿藏

張勝而恩貸之故以爲亂變言權無此皆是自爲之也匪有陰構善本賁

晉赫之告

銑曰淮南王英布陰謀反叛其大夫賁赫告之

固非燕王淮南之盟也

向曰言非與盧縮英

事而忍絕王命明弃碩交實為倭人所構會

善本有也字翰曰王命謂天子

之命碩交謂朋友也曹公相屬言權所以絕命弃交實為諂倭之人所構作會合也當非權獨成也善曰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碩

與石古字通論

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

亂

反濟曰乃倭人之言皆似是加以辯利故能動聽因形勢以設比象故易改觀心必信而為之者多也善曰戰國策曰曾參殺人人有告曾參母母不信又有

人告之母又不信須臾又

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

善本有大字

丈夫雄

心能無發憤

善本作憤發二字濟曰辯倭之人相示以禍難之理動以辱恥之惡則雄心能無發憤善曰吳志曰周瑜云受制於人

豈與南面稱孤同哉

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

兵折舌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

向曰蘇秦說韓王云寧為雞口不為牛後今交臂事秦何異牛後乎

以大王之賢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作色攘臂曰寡人雖死不能事秦當是時韓王雖兵敗地割亦不悔此辯倭巧辭以發怒其情也折猶敗也

善曰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西
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挾彊韓之名臣竊為大
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
延叔望戰國策注曰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也
仁君年壯

氣盛緒信所嬖
辟計反銑曰仁君權也相敬之辭壯少也氣勇氣也緒
順嬖寵也言權年少勇氣方盛順信所寵之臣也

曰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
盛宋均詩緯注曰緒業也
既懼患至兼懷忿恨
翰曰患謂敵國之
患難也忿恨謂恨

敵國之
未滅也
不能復遠度
大孤心近慮事勢
濟曰孤心謂
曹公之心
遂齎
子見

薄之使計秉翻然之成議
良曰齎持也秉執也言權持相輕薄之
使計執翻然高飛之成議議謂眾言
加

劉備相扇揚事結豐連推而行之
向曰劉備蜀帝也權與之結好
聘問相通以為影援豐罪也相

推而行行不臣也
善曰
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
銑曰暢通也言我想
通孫權本心不願此

事劉備扇
揚而成
孤以
善本作
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

翰曰往屬漢朝喪亂今
幸將欲泰平也運會也
盪
善本作
蕩字
平天下懷集異類
良曰盪除也言
我除天下逆亂

四

四方夷狄懷德而來也異類謂夷狄善曰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

厚援生隙

向曰姻親厚援皆謂權也謂相援護也

常恐海內多以相

責以為老夫包

善本作苞字

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

濟曰海內天下也老

夫曹公自謂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定其意其後羣臣言伐胡者殺之曰胡兄弟之國也何以為伐之胡君於是謂鄭之親於己遂不備鄭鄭於是襲取也曹公與孫氏親姻恐天下相責望為我包藏禍心有此謀之詐也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有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羣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也乃使仁君翻然自絕銑曰言權恐我陰有詐謀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翻然高舉遂自與我阻絕

更申前好

翰曰小事謂戰爭善曰小事忿恨前好謂婚姻

二族俱榮流祚後嗣

良曰二族謂曹孫也

以明雅素中誠之效

濟曰雅素猶平生也誠心効勤也

抱懷數年未得散意

向日抱此平生之懷三已上白數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

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善本有也字銑曰曹公臨荆州權遣周瑜擊之戰於赤壁大破曹公燒其船士卒飢

疫死者太半而曹公此時以避惡地非瑜抑挫者恥言敗也赤壁謂江岸赤也役難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殺殫無所

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翰曰曹公北還留曹仁於江陵周瑜守之歲餘所殺傷甚衆仁

弃城而走又云物盡穀殫移人還師非瑜侵敗之亦謬矣物謂軍資也殫盡徙移侵陵也善曰赤壁地名在荆州下吳志曰曹公臨荆州權遣周瑜程普為

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太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瑜仁相守歲餘所殺

傷甚衆仁委城走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善本有其餘非相侵肌

膚有所割損也向日荆本非吳分謂屬蜀也我與君謂曹仁弃城而走其地入吳也志望益權國之地故曰與其餘也非相侵割者

言無傷於孤也善曰言荆州之土非我之分今盡以與君實與取餘思計地耳列子孟孫陽謂禽子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

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良曰我思計權此變亂亦無傷我權何必自遂

其志迷於臣子之道不復還悔其心

善曰言

高帝設爵以延田橫

武指河而誓朱鮪

榮美

君之負累

力瑞

豈如

子

是以至情願聞

德音

銑曰高帝即位甲橫逃海中帝使謂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以其設爵以延引也朱鮪守洛陽光武招之曰來爵位可保吾不食言河水在

此故曰指河為誓言權負罪累何如二人也豈猶何也是以曹公見田朱之事故願教孫權歸漢之言德音猶美譽

善曰漢書高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

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思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

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往年

言毛詩曰彼美孟美德音不忘

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並

善本作九江貴欲觀

善本有

澤

士交反又子小

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

入攻戰之計也

善本無也字濟曰譙國名載乘也九江流有九也澤湖名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吳所略當移其人居也故曹公觀其形

而安定之非有攻吳之計

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此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微令內移轉相

警借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將恐議者大為
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裴松之吳志注曰漢祖了切

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韓曰是時江西戶十

餘萬渡江入吳恐權之君臣議者大為已國之榮以自得長無漢患重以此事
當未肯迴情事漢也西患謂漢也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安人之亂以為已榮

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向曰達謂達理者規度兆見也善

曰金匱曰明者見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

伯之為趙禽濟曰吳王不用伍子胥之諫子胥知吳王之必亡故子胥曰臣恐麋鹿游姑蘇之臺言國亡荒廢故為麋鹿所游姑蘇吳

臺名智伯胥卿也專權彊盛請地於趙趙不與之因韓魏共圍晉陽韓魏反之
於外趙應於內智伯弟智果必知其兄為趙所擒乃改姓輔氏而智伯遂亡此

不慮未形度未兆也善曰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今
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越絕書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國策曰

智伯與韓魏圍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
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

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
智果見言之不聽出便易姓為輔氏

游不同吳禍

濟曰穆生者漢楚王成門下客穆生嗜酒王常設醴後忘設之穆生曰可游矣王意怠也穆生乃謝病免而去鄒陽事吳

王傳漢謀反屢諫不納乃北游梁孝王後楚王吳王並與七國連反誅也穆生鄒陽皆不見禍難此亦慮未形度未兆也善曰漢書曰穆生嗜酒楚王成常

設醴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遂謝病去後成乃與吳王通謀遂應吳此王反又曰鄒陽仕吳吳王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王不納去之梁從孝王遊

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

良曰四士謂子胥輔果穆生鄒陽也

此戒權通變以歸漢也善曰范子計然曰見微知著

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良君所據相

計土地豈勢少力之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

然善本有也字翰曰相計土地人力我豈少之不能遠舉若恃水戰臨江兵甲割彼江外晏然懷毒者哉甚未然者言能取也

若恃水戰臨江

塞要欲令主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

向曰但論慎逆不在要險故云亦未必也

夫水戰

千里情巧

銑曰謂水戰之情巧

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復陽

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

翰曰越伐吳越為三軍潛度當吳中軍吳軍大敗禦敵也銑

曰漢王使韓信擊魏王豹信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伏兵從夏陽以木罌引兵浮渡之魏魏王豹出其不意驚而引兵逆信信虜豹夏陽地名向曰言江河雖開長遠難為衛護亦不可恃也廣闊也善曰左氏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越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張兵迎信遂虜豹而歸

凡事有宜不得盡言

良曰事有權時逐其所為之此

不得盡言也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似為善本作無威脅重敵人之

心善本無之心二字濟曰曹公言所以致此言者將修舊故之好乃張心事之心形勢更似以威相脅重生敵人疑阻之心也敵人謂權也善曰重威重也

言以威重迫脅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

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善本不足

相動向曰赤壁自引軍還而吳以為勝我已有傲志今復在遠而我起慰問之書以納勤誠而辭順意小亦謂盡力恐恃赤壁之役適以增驕不足

也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翰曰但明古人之義當自謀之效學圖謀也昔淮南信左

吳之策

善本有漢字

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

寤終為世笑

銑曰漢淮南王劉安謀反信其臣左吳之策後漢隗囂反用王元之言可以一九泥東封函谷關此萬代一時也光武時

彭寵反皆受親近婦人及官吏之計此三人皆不寤事理以見亡滅為時人所笑也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出

入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天水人更始亂囂亡歸天水招聚其眾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關囂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彊元請一九

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囂心然元計遂反彭寵已見朱浮與彭寵書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

二賢既覺見福亦隨之願仁

善本無仁字

君少留意焉

翰曰梁孝王怨袁盎遂與公孫

詭羊勝陰謀刺殺袁盎天子疑梁有謀使案覆詭勝皆潛王宮韓安國諫王出之詭勝皆自殺上遂怒解也不受謂出之後漢竇融行河西大將軍事聞光武

即位欲心歸光武辯士張玄說融不可歸漢宜各據土地可為六國也融不從其言乃斥逐之決策歸漢光武封為安豐侯檢校大司空二賢梁王竇融也既

覺謂覺其事理也願權留意察前事思禍福也善曰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按

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范曄後漢書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

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遙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辯士張玄遊說西河曰今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

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賜融璽綬為涼州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良曰張子布吳

臣也權委以文武內外之事取謂善曰吳志曰張昭字子布以效赤心用復前好者善本無則江

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濟曰坦然寬也上令聖朝無

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向曰謂不興兵甲也君享其榮孤受其

利豈不快哉向曰謂享榮受利二好俱修也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不

善本作不忍字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太人善本作仁字之賊大雅之人善本有不肯

為此也銑曰忽迷婉親也二人謂劉備張子布也言孫權親此二人不忍加罪則為小人也若海內之人以起兵甲是害大仁道也賊害也大雅

謂君子善曰婉猶親愛也二人劉備張昭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若憐子布

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以善本作與字從事取其

後善

翰曰若欲歸漢憐子布不忍加罪願與俱來我亦能傾心除去宿恨順權之情更以子布從事任用於朝取其後善亦掩前惡善曰史記曰

王溫舒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廣雅曰從行也

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

向曰效功也開設二者設內取子布外擊備一也若憐子布但禽劉備是二也此二者審詳處置其一計也

聞荆楊諸將並得

降者

良曰荆楊州漢將得吳降者

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

事

濟曰吳交州刺史遣使通曹公權覺之執而囚焉又揚州刺史劉正禮濟江保豫章以距權命不承吳執事之故也善曰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

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執之數歲卒又曰劉繇字正禮避亂淮浦詔遣為揚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

疫旱並行

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

銑曰謂吳遭疫旱人兵損減漢將各求進軍乘機擊吳云云謂辭多略而

不能孤聞此言未以為悅

良曰謂憂人不濟故不悅

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

幸人之災君子不為

翰曰未信有降者自謙之意也言吳有旱疫之災若乘遇此敝以襲於人君子所不為也我亦不許諸

將進軍幸猶遇也

善曰左氏傳曰秦飢使乞糴下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

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

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

良曰言加意區區然以憂百姓庶幾猶慎望明德謂孫權言我冀是故案兵望君來昭然為副貳言不勞兵馬而得君來是於孤更益貴也

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迴意

銑曰案止也守次不前也言止兵守道而不前也古者雖兵相交而通使往還必在中及孤謂思恩及我也虛心謂寬心能容納眾善之言善曰左氏傳曰

晉藥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是善本無以應詩人補衮之歎而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是字

慎周易牽復之義濟曰詩云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衮冕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言權若來降是補前過矣易云

牽復吉言相引復歸順道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以為善也牽引也善注同

而已良曰言若去逆歸順宴游明時爵祿榮美亦如龍魚濯鱗於清流之水如鳥飛翼於高天之衢路來降之時正在此日勗勉而已

與梁善本無朝歌令吳質書一首善曰典略曰質為朝歌梁字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

孟津小城與質書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

翰曰朝歌縣名時文帝為魏王太子在盟津小戒與質此書

五月二

善本無二字

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

向曰丕文帝名季重吳質字也恙憂也言無憂者猶言季重安否

善曰爾雅

塗路雖局官守有限

善曰小雅曰局近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五臣注同

願言之懷良不可任

濟曰願言謂相思也良猶實也任堪也

善足下

所理

善本作治字

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

良曰謂質所理朝歌僻左遠路書問難以致見故增勞也簡

見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

翰曰南皮

縣名文帝嘗與質同游焉六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百家謂百氏諸子書

善以爲久矣淮南子曰彈基間設終以博奕

善本作六博二字向曰彈基博奕並戲玩之事

善

曰藝經曰基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基各六枚先列基相當更先控三彈

高

談娛心哀箏順耳

銑曰娛樂也哀箏謂箏聲

馳騁北場旅食南館

濟曰旅衆也。善曰儀禮曰尊士旅食于門鄭玄。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注曰旅衆也上衆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

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良曰匿沒也同乘並載以游後園。翰

同乘並載。輿輪徐動。賓善本作從無聲。向曰輿車也徐緩也賓從謂侍從之人無聲謂嚴懼也

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銑曰笳笛類言物極則反樂極則哀

故愴然傷懷。善曰列女傳陶答子妻曰。樂極必哀。莊子仲尼曰。樂未畢哀又繼之。余顧而言斯樂難常。濟曰我相顧而

言此樂難常如此。足下之徒咸以爲然。良曰足下謂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

瑜長逝。化爲異物。翰曰元瑜阮瑀也長逝死也化變也異物謂生死爲物各異善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則長逝者竟魄私

恨無窮。鵬鳥賦曰。化爲異物。又何足患。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象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每一念至。何時可

言。向曰每一念樂死生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銑曰仲夏五月律中蕤賓夏至

之日。景風至也。善曰禮記曰。仲夏之月。天氣和暖。衆果具敏。系時。律中蕤賓。易通卦驗曰。夏至則景風至。

善本有駕字而遨善本無遨字游北遵河曲濟曰時駕車馬而為遨游遵循也從者鳴知以

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良曰啓路謂引前也文學官名託附也時帝為太子故文學附乘後車以從前也善曰

毛詩曰命彼後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翰曰時異謂此時不同游也時物雖是而

友朋非舊我心相思為勞如何善曰毛詩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平聲行

矣自愛丕白向曰騎使也鄴鄴都也朝歌僻遠故云枉道行矣自愛謂勉行政治自愛聲譽善曰老子曰聖人自愛

與吳質書一首濟曰是時魏都疫病諸友多死故與質此書叙情也善曰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

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銑曰行謂四時運行復謂寒暑往復也善曰

行猶且也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古之思何可支濟曰

三國志魏書卷之
王粲傳有此文

詩曰我但東山酒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此歎三年為遠況四年思雖何支持也過之為過三年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

書疏往反善本作返字未足解其勞結良曰結謂憂心之結昔年疾疫親

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翰曰離逢也徐幹陳琳應

場劉楨俱死其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痛何可言也

向曰輿車也止坐也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

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善本有也字銑曰樂極不知所以言故不自知樂善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酒後耳熱

仰天謂百年已紀分可長共相保濟曰百年之歡是已何善本有撫缶

數年之間零落落略盡言之傷心良曰零落死也頃撰其遺文都為一

集善曰廣雅曰撰定也都凡也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

而此諸子化為蜚壤可復道哉翰曰壤土也可復道哉謂不可復追也觀古今文

人類不護細行鮮皆

善本無皆字

能以名節自立

向曰類例護拘鮮少也言古今文人例不

拘細行文章或負小瑕少能以美名奇節獨立於時

善曰尚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

淡

大暫切善本作淡

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

銑曰許由隱箕

山言幹之才文質兼備恬淡無欲有隱人之志彬彬文質貌偉長徐幹字善曰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新論雍門周曰身材高妙懷質抱真老

子曰少私寡欲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

著中論十餘篇成

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

濟曰徐幹著書二十篇號曰中

論典雅足傳後代言此子之文為不朽也

善曰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為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司

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德璉力常斐然有述作之意

良曰德璉應瑒字斐然彊為之辭述作謂

作文章也善曰論語曰

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

惜翰曰言瑒不遂志而死矣良實也

閒

善本有者字

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投

粉淚既

痛逝者行自念也

向曰閒時也痛死者逝去行復自念於已終當於此善曰楚辭曰孤行吟而扶淚孔璋章

表殊健微為繁富

銑曰孔璋陳琳字也章書也

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其

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

濟曰道盡也言未盡美矣妙絕時人謂過於時人也善曰言其詩之善者時人不

能逮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良曰元瑜阮瑀字記亦書類翩翩美貌言其文雅之致足為樂也仲

宣獨

善本作續字

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

善古人無以遠過

翰曰仲宣王粲字獨善辭賦其體稍弱不足起文至於或有所善妙者雖古人無過也善曰言仲宣最

少續彼眾賢自善於辭賦也續或為獨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弱謂之體弱也

昔伯牙絕絃於鍾期

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

音代向伯牙

善鼓琴而鍾子期妙知伯牙琴音故鍾期死而伯牙絕絃不復鼓琴痛知音之難遇也衛人殺子路而醢之仲尼盡覆之傷子路之賢門人莫及也逮及也

善同諸子但為未及古人亦

善本作自字

一時之雋也

銑曰諸子謂徐陳應劉阮王也言雖

未及古人亦一時之雋才也

今之存者已不逮矣

濟曰言今文人存者後生可畏

來者難誣然

善本有恐字

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良曰言後生文章亦有可畏而難欺安知不如

今者恐我與季重老矣不及見來者之文也來者亦後生也

善曰論語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年行已長大所懷

萬端

翰曰謂為太子所懷者萬事也

時有所慮至乃

善本無乃字

通夜不瞑銘志意

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公羽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

善本無已字

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

向曰通連也瞑睡也言思慮志意不類昔日已如老公羽也

向曰光武漢光武也更猶歷也

善曰東觀漢記光武賜隗囂書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猷浮語虛辭耳

吾德不及

之年與之齊矣

銑曰言德不及光武年與光武齊

以大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

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

濟曰文帝因謙非才實而居太子之位也善曰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

豺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動

見瞻觀何時易去乎恐

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

良曰言既非材而處重位興動出入顧少

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

古人思秉善本作炳字燭

夜遊良有以也

翰曰乃思少壯之時真可努力以追宴樂歲月一過而往

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莊子北海若曰年不可攀時不可止消

息盈虛終則又始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秉或作炳頃何以自

娛頗復有所述造否

善本作不字

東望於邑裁書叙心

向曰丕白

娛樂頗少也否謂述作文章無於邑謂不得志也裁制也善曰楚辭曰長呼吸以於邑

與鍾大理書一首

銑曰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為大理時文帝為太子在盟津聞繇有玉璽意願得而難公

索使弟子建因人說之繇即送玦太子作書與之爾善同銑注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

濟曰孔子云君子比德於玉焉顯顯印印如珪如璋此蓋

美之也珪璋亦玉也善注同晉曰之垂棘魯之璆余璫附宋之結綠楚之和

璞良曰皆美玉名 善曰垂棘見下文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璆璫

也價越萬金貴重都城翰曰魏田父耕於野得玉徑尺以獻魏王王召玉工觀之工曰此天下寶也王問其價工

曰此價無以當之五城之都可以一觀之王乃賜獻有稱疇昔流聲將

來向曰疇昔謂古也將來謂自古至今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

銑曰晉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好其晉寶遂許之和璧玉入秦

相如抗節趙王使蔭相如奉璧於秦王相如視秦無意與城相如乃前曰

璧有瑕請指示王王乃以璧却授相如相如持璧怒髮衝冠曰觀大王無與城

意臣復取璧王必欲殺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抗立也善曰孝經援神契

曰抗節厲義竊見玉書曰稱美字玉白如截肪方黑璧言純漆赤

擬雞冠黃佯蒸栗良曰截割也肪猪脂也璧言比也雞冠雞憤也佯類

善曰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王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通俗文曰脂在腰曰肪音方側聞斯語未覩

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明也言

雖非君子然願覩美玉有如思古人德如高山賢明之行私心所慕仰也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

秦漢未聞有良比善本有也字向曰四寶謂上白黑赤黃之寶也邈遠言秦漢已來無有良王比比此四也求之

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銑曰言我求美玉曠年不逢其真也果遂常思見良

寶有如飢渴今終未副此情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近日南陽宗惠

叔稱君侯昔有美玖聞之驚焉喜笑與抃下會也會濟曰君侯謂縣也玖帶飾美玉

為之也言聞此寶笑而撫手也會謂笑手同發會合喜心也撫手曰抃善曰說文曰抃拊手也當自白書恐傳言

未審善曰未敢作書是以今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

良曰因仲茂時為子建先容以勸喻君心述我所欲之鄙意也旨猶意也善曰荀氏家傳曰荀宏字仲茂為太子文學乃不忽遺厚

見周稱

韓曰言繇乃不輕遺我所願厚見周至以稱述謂繇有書也

善曰周稱謂繇書也

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

向曰謂時使從鄴都還到盟津

銑曰匣以盛

善曰繇在鄴城太子在孟津也李

繩窮匣開爛然滿目

濟曰繩繫匣也言繫繩去盡匣

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

開見秋故爛然光色滿目也窮盡也

善曰延篤與

張以蒙鄙之姿得

觀希世之寶

良曰蒙暗也暗鄙之姿文帝謙也

不煩下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

韓曰二介單使也連城十五城秦之

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

所易者言亦不損我此價乃得奇寶

生詭奪之誑

向曰趙使相如奉璧於秦即昭王坐章臺相如詭奪即上所

猶欺也

嘉貺益腆

典湯

敢不欽承

銑曰貺賜腆厚欽敬也

謹奉賦一篇以讚

揚麗質不白

與楊德祖書一首

善曰典略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論諸才人優劣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早迄

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

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翰曰漢南荆州也鷹揚謂文體抑揚如鷹之飛揚也朔北也善曰仲宣

在荆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在兖州素紹記室故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

如水碧絮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向曰青土謂青州海隅東平藻文也善曰徐偉長

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公幹東平寧陽人也德璉發跡於此

寧陽邊齊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為海隅青州齊也魏足下高視於上京濟曰足下謂脩也其文最高故云高視上京謂帝

故曰上京

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

之玉良曰珠寶也向曰言人皆自以其才如玉也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傳而塗之後蛇於大水中銜珠以

之玉

報之因曰隨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

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翰曰該遍頓下悉盡也八紘八

網下垂於八方遍掩而取之今盡在此京都矣善曰吾王謂操也崔寔本論

日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

紘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竄許言切善絕跡一舉千里也善本

字銑曰竄高飛貌絕遠也言文章猶不能高遠善曰以孔璋之才不閑於

韓詩外傳蓋胥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

辭賦而多自謂善本有與司馬長卿同風壁畫畫虎不成反

為狗者善本無也善曰東觀漢記曰馬援誡子嚴書曰效杜季良而前

有書嘲之反作論去盛道僕讚其文濟曰子建前有書與陳琳

盛道而讚美其

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善曰列子曰伯牙善吾

亦不能妄善本作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翰曰鍾子期知音聽

忘字

亦不可妄歎陳琳文美善本有世人善本有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

彈其文有不善善本有應時改定善曰荀子曰有人道我善者

也昔丁敬禮嘗善本作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古

若人辭不為也翰曰言我以小才不過此人辭不為潤飾也若人謂此人

若人包曰若人若此之人也善曰論語曰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若人謂

若人包曰若人若此之人也善曰論語曰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若人謂

吾文者邪向曰佳好也但為我潤飾之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

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

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善本作見也濟曰孔子文辭

議乃成焉翰曰孔子制春秋之辨美惡則子游子夏之徒莫然置一辭過此

已往作者而言不病者我未所見也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

記魯哀公曰嗚呼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共者至于春秋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蓋有南威之名乃可

以論於淑媛戀于有龍淵善本作泉字之利乃可以議於善本作其字斷

丁割向曰南威美女也龍淵寶劍也淑媛美女也媛姬也美姬君王之後宮者有段害美女之容乃可以論後宮之位有寶劍之利乃可議其斷割此言知音

者可得論其文章也善曰為劉季緒張本戰國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爾雅曰美女為媛戰國策蘇秦說

韓王曰韓之劍戟龍淵太阿陸斷牛馬水擊鴻鴈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禮

訶呼文立早拊居撫之利病銑曰逮及也拊偏撫拾利善病惡也言偏拾人善惡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紫五霸

官至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說文曰訶大言也又曰拊偏引也

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濟曰齊有稷門談說之士期會

於下者甚衆而田巴毀罪五帝三王五霸而稷下服之者有千人咎亦毀也五帝謂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三王夏殷周五霸秦終楚莊齊桓晉文宋襄也

翰曰魯仲連聞田巴毀五帝往見而謂曰今楚軍南趙伐高唐亡在朝夕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鼻音人皆惡

之田已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也善曰

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

書鄧公謂景帝曰內杜忠臣之口餘同濟注

求之不難可無歎

善本無歎字

息乎

翰曰劉季緒詆訶之辯且不如田巴今人談如仲連才過季緒者求之不難豈可不歎息此辯

哉善曰毛萇

人各有好尚蘭芷

待

孫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

畔有逐臭之夫

良曰蘭芷孫蕙皆香草呂氏春秋昔有人身大臭妻妾親戚無能與居此人自居於海畔海畔有人悅其臭晝夜隨

之亦如文人所鑒各異善曰

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

善本有共字

樂而墨

翁人評文章愛好不同也

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

向曰咸池六莖黃帝顓頊樂也而古今所共樂之而墨子著書乃非之豈可言不可

也鑒文好惡類於是也

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

今往僕少小所著辭

樂曰咸池漢書曰顓頊作六莖樂墨子有非樂篇

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

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

向曰往之也一通猶一卷也擊轅野人歌也植言今之我少小所著文章一卷相與衆人

論之雖街談巷說野人匹夫之言言我又病必可采於風雅不可輕棄善曰

漢書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

作頌

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和亦
足樂也我此一通同匹夫之思也
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揚大義

章善本作彰字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

夫不為也銑曰章明也楊雄為郎執戟宿衛著法言云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善同銑注吾雖薄德善本作德薄

位為蕃侯猶庶幾勳彫力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

流善本作留字金石之功濟曰蕃侯謂諸侯金石言堅不朽也善曰國語曰勳力一心四子講德論曰質敏以流惠尚書王曰與

國咸休永世無窮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金石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

子哉良曰勳績皆功也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翰曰果遂也言我若未遂則建功業之志是吾

道不則五臣本無則字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向曰庶眾也植將著書述

百官之時俗事實錄謂不隱其善惡也善曰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該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實實錄事也定

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銑曰衷心也善曰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

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

善曰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尚書序曰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

志亦所不隱也

非要一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惠子之

知我也

論乎今我有此言而不慙者恃子恩惠之知我也一云惠子惠施

善曰張平子書曰其言

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

善本無植白

曹字

與吳季重書一首

善曰典略曰質出為朝歌長臨淄侯與質書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

在卧反向曰常調謂常戲

密坐謂環坐也

善曰曹太

雖燕

善本

飲彌日

向曰彌終也其於別遠會

希

善本作猶不盡其勞積也若使

善本作

觴酌陵波於前笳

簫

善本作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

去聲善本

虎視

濟曰言酒多如水之波瀾也足下謂季重也鳳觀言有和也虎見謂有威儀也善曰鷹揚已見上文足下謂季重也鳳以喻文也虎以喻武也歎猶歌也

取美壯之意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飲食自歌自舞易曰虎視眈眈謂蕭肅曹不足疇善本衛霍

不足侔也良曰侔等也蕭何曹參文吏也衛青霍去病左顧右盼謂若

無人豈非君善本作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躡雖不得肉

貴且快意翰曰喻有文武之道不見用也言我見質容威顧盼若人雖不

肉亦且快意此植自託也善曰史記曰荆軻與高漸離歌於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相子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

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

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琴向曰雲夢澤名泗水名梓木名

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尚書曰泗濱浮磬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

豈非大丈夫之樂哉銑曰巨壑大坑也言食多庖酒盃也言飲酒速盡如灌漏盃酒不停於盃中善曰莊子溥茫謂苑

風曰夫大壑之為物也往焉而不滿取之而不竭淮然日不我與曜靈

南子曰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

急節濟曰日不我與言不與我等也曜靈日也急節謂遷移速面有逸景

之速別有參商之閼良曰面謂相見日也逸過也參商二星名常不相見也言相見恐過度光景之速別離則如參

商之閼閼也善曰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藏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

參唐人是因其季葉思善本有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頓下也六

龍日車也羲和日御也言借光景之速思抑止六龍頓下其轡使日留而不折

去善曰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竭兮維六龍於扶桑又曰吾今羲和弭節兮折

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善本作良又無緣四字良曰

若木日過處濛汜日入處折若木而執之而不去閉濛他之谷使日礙而不入然天之高遠實無由緣懷戀於日光反側志不安也善曰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伴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陽谷次於濛汜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

所登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向曰戀眷也反側謂眠不得所來訊文

也

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

銑曰訊問也曄

入貌瀏清風貌言

曰摘藻如春華毛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楚辭曰秋風瀏以蕭蕭兮

申詠反覆曠若復面

濟曰曠遠也復面謂

若相見也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

良曰還所治謂休治公事

之暇善曰所治謂朝歌也

可令憲

許

事小史

善本作吏字

諷而誦之

翰曰憲事謂好事少知文者質

為朝歌令言小史者其佐史也諷誦言語鄭玄曰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

善曰周禮曰言

善本作夫字

文章之難非獨

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

向曰病諸猶難之也善曰論語子曰堯舜其猶病諸

家有千里驥

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璽貝矣

銑曰人皆有良馬美玉以其常有之則不以為珍貴文亦如然

矣不可輕而不申詠

善曰言驥及和氏以希為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

即驥及和氏寧得珍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淮南子

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名曰和氏之璧

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

達論謂之通而蔽

五臣本無此三句

墨翟不好妓

善本從人下同

何為過朝

歌而迴車乎足下好妓而正

善本無而

值墨氏

善本作

迴車之

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

濟曰墨翟不好樂而朝歌非妓樂何謂過之而迴車也是其有不知音之蔽也足下正值此縣

想亦助我張目怒之

又好妓樂知音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曰

善本無

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

善本無得

善本有也

良曰佳善也言

日日有之未有不求善而自得善者言吳質為政故有善也善曰法

且改

轍而善本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

勉之而已矣

翰曰王良伯樂善御馬者也以良馬比吳質言良馬之御車不移改轍跡不變易行步戒吳質善政無速移也易俗移風而為

政理非楚之叔敖鄭之子產也此二子俱不易人而治故願質勉之也善曰

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

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杜預曰郵無恤王良也戰國策曰趙告謂

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勸史記曰循吏楚有孫叔敖

鄭有子產而二國俱

適對嘉賓台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向曰對客口授使者而制此書殊不盡意往來使數相問也悉盡聞問也善
曰植集此書別題云夫為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
好伎何謂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
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無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應耳

荅東阿王書一首

吳季重

銑曰東阿王曹植也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來之巨麗而慰喻
之綢繆乎濟曰惠貺賜也所奉恩賜謂得前書也發開伸展也綢繆謂躬勤之意也夫登東岳者然後知

衆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

良曰邈迤小而相連

顏翰曰至尊天子也今借而為喻百里縣令之任質自謂善曰法言曰觀
書者譬如觀山升東嶽而知衆山之迤邈也況介丘乎下句蓋季重自況也

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

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

善本無也字

誠以身賤大馬德輕鴻

毛

向曰自從旋還越失也謂質前從朝歌至鄴又從鄴還縣之時也伏念其樂之事惘然驚懼者非取羨望寵貴光榮之美猗頓之富誠以身賤德輕

故也惘若驚懼貌猗頓古之巨富人也

善曰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

旬時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賈

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我知

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問術焉朱公告之曰

子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

可計貨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戰國策魯連說張相國曰

鴻毛之輕也

而不能自舉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櫺

善本

檻於前

而不能自舉

檻於前

善本

毀臨曲池而行觴

銑曰玄北也金門以金飾也玉堂美言之也伏檻也櫺檻鉤欄也言憑鉤欄於前毀以遊也觴盃也

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解嘲曰歷金

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洩

門上玉堂有日矣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

思列反濟曰替失也言陪遊意樂不

知威儀戲笑談弄言辭過度洩漏而出

遂耀

穎之才

喜本

穎之才

良曰趙公子平原君趙勝也懿美嫵慙也平原君將適

平原君曰賢士處俗若錐之處囊其末必見今左右未有所聞先生者是先生

無所有也毛遂曰若早處囊中乃穎脫而出及到楚遂為辯勇之首餘皆莫

無所有也毛遂曰若早處囊中乃穎脫而出及到楚遂為辯勇之首餘皆莫

當之善同良注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火三窟之效翰曰薛公孟嘗

君田文也封於薛田文謂門下客誰習會稽能為文收債於薛乎馮諼曰臣能及之文謝之曰先生不羞乃有意為吾收債乎諼於是約車載券契問曰收債卑何市而反文曰視文家無者市之諼至于薛乃召諸人當償者盡來合券既合諼矯文命以債賜諸人券無者乃燒其券人皆悉稱萬歲諼遂還文曰何市焉諼曰臣竊計宮中多珍怪狗馬實外廐美人充於內所寡者義耳今臣為君市義文曰若何諼曰臣矯君命盡以債賜人而燒其券人皆稱萬歲此市義也文不悅後齊王免文相而歸薛未至百里人扶老攜幼迎文於道文顧謂諼曰所市義者文今見之矣諼曰校免所以免於死者有三窟矣今為君一窟矣請更為二諼乃西說魏魏王使持黃金千斤車百乘來聘文此二窟也齊王聞之懼又持黃金千斤文馬二駟以謝文使反國又請先王祭器立宗廟於薛既成還報文曰三窟已成君可高枕而為樂矣善曰

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

生可述之美

向曰信陵君魏公子无忌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位自迎夷門侯嬴嬴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之德公子愈恭後秦伐趙圍

邯鄲平原君使使求救於魏魏王使晉鄙將十萬救趙秦王聞之使人告曰諸侯救趙者必移兵伐之魏王懼秦遂令止晉鄙軍公子諫救趙主不從用侯生計盜兵符使朱亥殺晉鄙代之將以救趙前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

鄲遂解此美為侯生可述之意

善同向注

積於曾臆懷眷而悄緣邑者也

銑曰數者謂毛遂焉諼使生也實所以憤積懷眷於古人願效志誠

也情邑憂貌

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

善本無欲字

傾海為酒并山為肴

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

非鄙人之所庶幾也

濟曰究盡也公子謂植也鄙人質自謂也庶幾近也

善曰

封禪書曰天下之壯觀周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若質之志實在于所夫

向曰所天謂所尊敬也言志所尊敬在於

子建此古人通言尊敬之意非獨君也善曰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

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

銑曰縣令佩銅

印黻冠飾投棄釋去此職恒侍坐於子建

鑠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

濟曰仲父孔子也老氏老

子也遺訓謂六經要言謂五千文也善曰仲父仲尼也老氏老子也

對清醑戶而不酌抑嘉肴而不

享良曰清醑酒也抑止享食也言得侍坐子建雖對酒而不酌止

使西施

出帷嫫

摸

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

翰曰西施美女也嫫

母醜女也質自言侍子建如美女使醜者為侍也相與覽孔子之遺訓老子之要言道義相合此可謂盛德所履明智所安也蹈履哲智保安也善曰越絕

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婉而不得見若兮嫫母勃屑而日侍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向曰近者之觀謂子建所述飲秦箏

發徽二八迭奏銑曰徽美也二八謂舞者十六人迭遞奏進也善填簫

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左善本作右濟曰填簫樂器也激亦動也

熇洞房周禮曰耳嘈嘈而善本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良曰嘈嘈

靈鼓靈鼓也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桔矢南震百越使

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翰曰肅慎百越夷狄名權孫

今夷狄貢獻於國家也懾震懼也桔矢箭也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陳陳惠公

賓之有隼集庭而死桔矢貫之惠公使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

商於是肅慎氏貢桔矢石砮其長尺有咫故銘其桔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太姬

配虞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慎北夷國名也桔木名也砮箭鏃也太公金匱

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名以來

還治諷采所著觀省

思英瑋實賦

頌之宗作者之師表

善本無表字

也

向曰還治謂休公務之暇乃諷誦子建所賜之文觀省英美也善曰漢書曰

司馬相如蔚為辭宗賦頌之首

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

平鄭七子

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

銑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于宋過鄭鄭伯享之七子從鄭伯武曰請皆賦詩以終君

惠亦以觀七子之志於是各賦詩也七子謂子展伯有子西子太叔子產邱段公子段故春秋書之以為美談也善同銑注

質小人也

無以承命

濟曰言無文才以承君命

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

汗下

良曰貺賜也答所賜書也赧然謂慙恥而得汗下善曰尚書曰至于再至于三小雅曰面慙曰赧

此邦之人閑習

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

善本作吏字

之有乎

翰曰此邦謂朝歌也

三事大夫官名蓋休職致仕居朝歌者謂植之清文三事大夫皆為諷誦何但小中而已答植書文可令意事小史諷而誦之者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

肯夙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

向曰政事政理之事也惻

隱深也 善曰史記衛鞅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謝承後漢書曰甄豐側隱之恩發於自然

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

無德與民式歌且舞

銑曰墨子過朝歌即日迴車而質四年言久也雖無德以與下人用歌且舞言人歌樂也式用也

善曰淮南子曰曾子至孝不過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上書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毛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式作或者

非儒墨不同因

善本作固字

以久矣

濟曰儒道尚樂墨子非樂不同亦以久也

然一旅之衆

不足以揚名

銑曰五百人曰旅言朝歌縣小不足為揚名善曰左氏傳五負曰少康有衆一旅杜預曰一旅伍百人也

步武

之間不足以騁巧

善本作跡字翰曰武亦跡也言步跡之間地小何足使良馬馳騁其軌跡也此託言朝歌小邑不足見譽

善曰司馬法曰六尺曰步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注曰武跡也

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

向曰此疊子建書改轍易行言也質託言若不改職大任將何以用之力也

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

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

善本有者

字也

銑曰絆良馬之足何以行千里之道之形也 善曰淮南子曰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置猿檻中則與豚同非

濟曰致猿猴於檻中不可見巧捷

不巧捷也無不勝見恤謹附遺白荅不敢繁詞銑曰恤憂也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一首

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滿寵子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

應休璉

善曰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璉璉別事不得往故為報五臣注同

璉其白昨者不遺猥見

何照臨向曰言炳見何照臨至璉處

雖昔侯生納顧於

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

向曰言猥照臨則雖侯嬴納无忌之顧毛遂受趙勝之眷實無

以過此夷門侯生所居也逆旅客舍也善曰夷門侯嬴也已見吳季重荅東阿王書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左氏傳荀息曰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外嘉郎君謙下之

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

銑曰嘉善也郎君謂炳也頑才璉自謂也言炳見我志誠以為知己也炳父寵為太

尉璉嘗事之故呼曰郎君歡欣踴躍情有無量

音亮濟曰嘉炳相過也

是以奔騁僕

御善本作御僕字宣命周末

良曰騁馳也言奔馳車馬宣我教命周末饌食以給公琰

陽書喻於詹

何揚倩說於范武

翰曰陽書教子賤釣道詹何善釣魚也昔人揚倩

也范武古之善為酒者此言求酒使陽書曉喻詹何今其釣之揚倩言說范武使其酤之善曰說苑曰密子賤將適單父陽書謂子賤曰吾少賤無以送子

今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揚鰲也其為魚味薄而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其為魚味厚子賤至單父冠蓋逆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書所謂揚鰲者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壘為綸芒針為鉤荆棘為竿剖粒為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曰汝狗猛曰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携壺甕而往酤狗迎而齧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范武故使鮮魚出自

善本作

潛淵芳旨發自幽巷

向曰芳旨美酒也發出也

繁俎綺錯羽爵飛騰

銑曰俎几也言繁布於几上如文綺錯亂羽爵酒盃也飛騰言盡速也善曰楚辭曰瑶漿蜜

勺實羽觴兮漢書音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請滕爵鄭玄曰今文滕多作騰

牙曠高徽義渠哀激

牙伯

牙善鼓琴曠師曠樂官也徽調也義渠國名其樂哀也激重也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也許慎淮南子

注曰鼓琴絃經謂之微戰國策曰義渠君之魏高誘曰義渠西戎國名也其樂未聞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座

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良曰漢朝灌夫字仲孺有姊服丞相田蚡欲與過魏其侯仲孺不敢辭有姊服而與之行

也同產謂姊也陳遵字孟公嘗有所部刺史奏事過孟公值孟公方飲刺史候孟公醉突入見孟公母叩頭曰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遂令刺史從後閣而出

言今樂醉則不顧尚書之期善同良注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知馬意不

宣展翰曰驪駒馬也就駕言將行而歸也言日暮言歸樂意猶未宣展善

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

整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向曰惟思言宴樂猶未盡情追思不安卒于夜

辭曰獨耿介而不隨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毛詩曰明發不寐

渠之會銑曰會遇也來命謂炳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

曠野之望良曰伯陽謂老子廟曠遠也善曰伯陽即老子也詩曰率彼曠野高樹翳朝雲文禽蔽

綠水

翰曰文綵之鳥也蔽水言多也

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

得無流而不反乎

向曰夷平敞明也言水畔多沙場平坦而光明也肅穆清風貌京臺楚國高臺也是為楚國觀望之美亦可謂

此中之京臺忘歸之樂也流謂耽樂之情如流水之不反善曰淮南子曰令尹子假請飲莊王許諸子假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善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適有事務須樂也恐流而不反自反高誘曰京臺高臺也方皇大澤也

自經營

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適遇也

不獲侍坐良增悒悒

善本作邑邑銑曰不得往侍坐同樂實增悒悒

也悒悒不得志之貌也善曰邑邑不樂也

因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濟曰曹長思書傳所不載

應休璉

璩白定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闐

因闐都有

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

良曰詩云太叔出田巷無居人又云出其闐闐有女如荼闐城也下章云

匪我思存此皆璩相思之意
風人則詩人也 善同良注

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

皆鷹揚虎眈有萬里之望

翰曰宿舊也授謂授職也拔擢而任用之鷹揚虎視言其雄勇之士力有萬里

之望謂望品貴

善曰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臧榮緒

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郎東觀漢記

梁商上書曰猥復超起宿德論

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

語子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斂翼於故枝

向曰薄援助謂無親朋在朝之貴者高妙謂朝之貴者言不能追參朝貴復如鳥之斂翼栖於故林 善曰栢子新論曰

昔顏淵有高妙次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

銑曰塊然獨居貌 善曰淮南子曰卓然獨立

聖之才聞一知十 塊然幽處禮記子夏曰

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 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

揆之知其有由也

濟曰言千載思度其事知級有所由也蓋謂時勢不可處也 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拜淮陽太守黯伏地

謝不受印綬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臣之願也又曰何武字君公為御史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恥義未詳

德非陳平門

無結駟之跡

良曰結駟連騎也陳平家貧好道所居窮巷而門多長者車轍

學子非楊雄堂

善同良注

無好事之客

韓曰楊雄嗜酒而好事者載酒從之游學也

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

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

向曰董仲舒常下帷讀書璩自言才劣仲舒銑曰陳孟公好置酒為樂璩言家貧於孟公

無此樂善同向注

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机榻幸有素生時步

玉趾樵蘇不爨

七

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

平閔子

濟曰机案

也机床也

良曰幸遇也素生璩友也時來與璩言談趾足也王者君子比也

樵蘇薪草也爨炊也言薪草不炊蓋無食可為也周黨每過閔仲叔共飲水而

已故璩有似此者

善曰左氏傳楚宰蘧啓彊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

寡君也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

也蘇取草也東觀漢記曰太原閔貢字

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

仲叔與周黨相遇含菽飲水無菜茹也

翰曰逝謂死也

善曰蔡邕正論曰

皮朽則毛落水涸則魚逝其勢然也

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

然之數豈有恨哉

向曰秋物雖榮者沾於霜露則零落枯悴也人之貴

賤否泰亦自然之數也豈可悵悵哉

善曰周書陰

符太公曰春道生萬

聊與太弟陳其苦懷耳

濟曰太弟謂

想還在

物榮秋道成萬物零

曹長思也

想還在

想還在

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濟曰岑文瑜為廣川縣令善曰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應休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磧銷鑠草木焦卷

良曰磧石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年前沙磧石山海經曰十日所落草木焦卷

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

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

濟曰雖在涼臺浴寒泉亦有炎熱之氣矣慘憂也

宇宙雖廣無陰

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

翰曰憩息也

向曰雲漢詩美宣王側身脩行以求雨也言宣王之德不能過於今日

善曰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所鄭玄曰言無所庇蔭而處也

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

闕里

濟曰土龍泥人並祈雨之物也矯舉也玄寺謂祈雨祈鬼神之事故玄寺寺司也鶴立者言如鶴之望也闕天子闕也里閭里也善曰淮南

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紈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高誘曰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玄寺道場也

善曰託託曰湯
大旱七年使人持
三足鼎而祝山川
蓋未已而天下大
雨也

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耳其稱焉淮南子曰
西施毛嫱猶俱醜也高誘曰俱醜請雨土人也司馬彪續漢書梅福上書曰仲
尼之廟不出關里
脩之歷旬靜無徵效良曰祈雨不降明勸教之術非致雨

之備也銑曰在於精誠知恤下民善本作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

至矣翰曰恤憂也暴露謂身立於日也向曰靈壇祈雨壇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旱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昔

夏禹之解居陽旴旴善本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

流辭未卒而澤滂沛濟曰禹治水以身析于陽旴之河禹言未發而水治矣旋流不息也湯大旱以身禱於桑林湯

辭未終而雨已滂沛桑山之林能興雲雨今者雲旣善本作積而復散雨垂落而

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前翦爪宜侵

肌乎銑曰此蓋精誠不至而賢聖道殊品優劣之異及膚侵肌者言用心苦切也則湯在桑林之禱自割髮翦爪以為犧牲雨乃大至善曰呂氏

春秋曰昔殷湯剋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
卿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卿音卿周征殷而

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

然也

翰曰殷邢無道征伐之而年豐致雨明其善與不善之應如影隨形響應聲也不可以為不如此也

善曰左氏傳衛人伐邢於是衛大旱甯莊曰昔周匄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想雅思所

未及謹書起予

向曰恐其不致至誠不知善否之應故以書起發其章

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胃書一首

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休璉

璩報聞者北游喜歡無量里登吾濟河曠若發矇

銑曰聞近

也濟曰芒山名濟渡也曠然清覽開發矇暗之思以至明達也

善曰說文

曰芒洛北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如淳漢書注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

發去其人

風伯埽涂

善本作

雨師灑道

向曰風伯雨師致風雨以埽灑道路者

欲之耳

善曰韓子師曠曰黃

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進埽雨

按靈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

師灑道列仙傳曰赤松子為雨師

酌彼春酒

良曰言至其所止之處則酌春酒

善曰詩

接武茅茨涼

過去大廈

善本作夏翰曰武跡也言相與接行跡於茅茨之室其清涼已過大廈之室也茅茨以草為屋大廈大屋也

善曰禮記曰堂

上接武鄭玄曰武跡也說文曰屋以草蓋曰茨淮南子曰大夏增加擬於崑崙高誘曰大夏大屋也涼或作棟非也

膚

善本寸有脩

味踰方丈

銑曰厚四指曰膚肴肉脩脯也言肉脯雖少味過方丈之食踰過也

四指為扶扶音膚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偏視口不能偏味

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苑囿柳之下

濟口陂塘池水也苑猶茂也

善曰淮南

結春芳以宗佩折若華以

子曰禹有陂塘之事毛詩曰苑彼柳斯

善曰楚辭曰細秋蘭以為佩又曰春

蘭兮秋菊毛萇詩傳曰

弋下高雲之鳥餌

二出深淵之魚蒲且

崇充也若華已見上文

餘讚善便嫗緣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

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

翰曰弋射餌釣也蒲且古之善射人也讚述也便嫗古之善釣者我之所美雖

楚辭曰折若華以
拂日兮聊逍遙以
相伴王逸曰若華在
崑崙崑崙言折若華
日使之還却一也

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楚王游京臺而忘歸亦無以過我是樂班嗣
也遁游也韶舜樂名故云虞韶京臺游觀之處臺名也善同翰注

之書信不虛矣

良曰班嗣報相譚書云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干其慮栖
遲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今此如之信是言不虛也

善曰漢書曰栢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干其樂

來還京都塊然獨

處營宅濱洛困於囁塵

濟曰濱近也 善曰晏子春秋曰景公
欲更晏子之宅近市秋隘囁塵不可居思

樂汶上每

善本無 善本有

發

善本有 善本有

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故據思

昔伊尹輟耕郅

質惲

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山灰

向曰伊尹耕於有莘之
野湯使聘之伊尹曰我

處畎畝之間豈若使吾君如堯舜之道乎遂往應命後漢郅惲與鄭次都隱於
弋陽山郅惲歎曰天生俊士濟天下人豈可為巢許而去堯舜乎遂舉孝廉為

郎塗泥也炭猶火也言人如墜泥火

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釣

善本作 緡 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

銑曰秉執也耒耜農器也
山陽縣名釣緡並取魚物

丹水水名 善曰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 然山父不貪天下 善本作之

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 善曰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史曰

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為天子由曰

放髮優游所以安已不懼非以貪天下也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 翰同

善本無 州郡崇禮師

官 善本作 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

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濟曰欲令

教取弟為衆官之師教授鄉邑誠美意也 翰曰俟待也黃河千年一清而聖

人出焉言待聖人出則人壽促何可待也 善曰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

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小史延及庶人尚書曰駿奔走左氏 且

官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未望殊

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 向曰金金日碑張張安世子

孟霍光字也並用勢漢朝准

南子云隴西之游喻躁急也言游者志欲疾而益沈也越人學遠射仰天而發矢矢在五步之內言求官游官無金張子孟之援而謀富貴殊異亦如欲疾而沈射遠而近也圖謀也善曰漢書金由礪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漢書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寤矣性亦人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之射爾

辛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

銑曰謂賴祖考之餘慶免負擔之勞也勤勞也善曰左氏傳陳公

子辛曰免於罪戾施於負擔

追蹤丈人畜雞種黍

良曰子路從夫子之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言從蹤此丈人乃養雞種黍以為

田家事

善曰漢書鄭即

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

濟曰

曰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也墳籍為典墳也善曰序

無成

善本

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

以增邑邑

翰曰游言謂不當言也邑邑失

志貌善曰禮記曰大人不倡遊言鄭玄曰遊浮也下何用之言

郊牧之田宜以為息

向曰郭外曰郊郊外曰野謂負

郭之田也 善曰爾雅曰 廣開王宇吾將老焉 銑曰言不用廣開土地 屋宇吾將老矣何所用

也 善曰左氏傳曰隱公使 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 營菟裘吾將老焉菟音塗

至矣 良曰劉杜璩友人也生者有德之稱也 相見在近不復為言 善本

朱明夏節也 善曰爾雅曰夏為朱明 慎夏自愛 向曰慎夏熱之 氣以自保愛也 璩報 善本 作白

文選卷第四十二

學校宴進

永祿三歲庚申林鐘七日

金澤文庫

平氏政躬臣

大隅產能化九幸史

加朱墨点二安